

高名凯著

语 言 论

商务印书馆

语 言 论

高名凯 著

文苑连
一九九八.五.一

商 务 印 书 馆

1995年·北京

语言

YŪYÁN LŪN

语 言 论

高名凯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459-X/H·447

1998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39千
印数：000册	印张 19

定价：20.8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语言学的理论性著作。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一）论述了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职能、语言的交际功能、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与言语的区别、语言的变体。（二）论述了语言的符号性、系统性、语言的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系统及其结构。（三）论述了语言的起源、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分化、语言的统一和语言的发展前景等。作者运用大量丰富的资料，对语言学领域的很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论述，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本书于1963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当时受到语言学界及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的欢迎与好评。一年多以后，作者高名凯先生不幸因病去世。

时隔近三十年，我们重新出版这部语言学论著，一方面是因为这部论著仍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对高名凯先生的纪念。此次再版，北京大学石安石教授为本书进行了校正，尽可能核对了本书中的引文及其出处，纠正了不少初版时排校的错漏，对个别词句作了必要的删改，编制了《术语索引》，并且写了《重印〈语言论〉序》，对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做了全面、科学的评介，将有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这部内容丰富的语言学理论著作。

重印《语言论》序

名凯先生(1911—1965)的《语言论》完稿于1962年春夏之交,初版于1963年10月,是他留给后世的最后一部专著。它凝聚着先生一生研究语言和语言学的心血。

作者自述,他写《语言论》,是企图尽他的能力,以他“所能体会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批判地继承以往和现代各语言学家的成就”,“进而尝试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理论的系统”,(《自序》)作者50年代写过《普通语言学》(上册—1954,下册—1955;增订本—1957)。那是一部语言学启蒙著作,它博采众长,其中虽也有作者本人的若干研究成果,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系统。《语言论》则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全面地审查了当时条件下作者可能了解到的有关基本理论问题的国内外各家观点,或取或舍,或另辟蹊径。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理论体系在名凯先生的书中建立了起来。它是我国普通语言学或理论语言学领域的一项创业性工程。

《语言论》分三个部分。几个部分的划分与当时一般苏联和中国的语言学著作无二,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部分“语言的社会本质”阐述了作者对语言的总的认识。当时一般人因为强调语言的社会作用而讳言德·索绪尔(即苏胥尔)所揭示的,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本书作者则明确指出:“从语言的社会作用来说,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从语言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内部结构来说,语言是一套极其复杂的符号

系统”。(15页:17页^①)两个方面相辅相成,都体现了语言的本质。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对半个世纪以来争论不休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好的解释。(19—20页:21—22页)其次,作者认为语言有多种职能,但基本职能不外交际职能和体现思维的职能两个,其他职能都是基本职能的“附属品或副产品”。(38页:43页)“‘语言·思维’统一体”是名凯先生提出的新概念。他反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这种流行的看法。认为语言和思维分别是“语言·思维”统一体的形式部分和内容部分,而语言和思维又各有自身的形式和内容。(69—70页:76—77页)名凯先生在抛弃德·索绪尔把言语看成纯个人现象和把语言看成纯心理现象的观点的基础上,接受了索绪尔划分语言和言语的学说,并提出了一整套理论。最后得出结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于言语作品之中的语言成分及其所形成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总和”,(115页:127—128页)并且,还有语言的各种变体,地方方言是其一;此外,还有社团方言,因为它也是“一套表达手段的系统”。(125页:139页)同时,他又提出当时颇有新意的第三种语言变体——言语方言,即为了特殊的交际目的在特殊交际场合形成的“言语风格的表达手段的系统”。(127页:141页)认为“现代语言风格学的兴起是言语理论的直接产物”。(117页:129页)

第二部分“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是最有特点也是作者用力最多的部分。语言系统内部结构的组成,在我国流行的是“语音、词汇、语法”三分。这种划分的不科学,在名凯先生主持的《语言学概论》(1963)编写组内虽曾议论过,但落笔时仍然沿袭旧有的三分法。本书则公开批评了把语音、词汇、语法并列的“三层级”说,(147—148

① 括号内冒号左边是1963年版页码,右边是此次印刷页码。下同。

页:162—163页; 234页:258—259页)并第一次实现了两个二分的新布局,即按语言符号的“两极”分为语音和语义,按语言符号的“两个层级”分为词汇和语法。作者并特别为“语义”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而鸣锣开道。(148页:163—164页; 187—188页:206—208页)自然,从今天语义学的成果看,新分出来的“语义”章内容还不够充实。作者后来在病榻上曾经构思一部语义学的专著,并记下若干要点,但要撰写成书已是力不从心。在“内部结构”部分作者另一个重要考虑是全面贯彻“位”与“素”的划分,即除通常说的“音位”与“音素”之外,还有作者有特殊理解的“义位、义素”、“词位、词素”、“法位、法素”等等。这些划分也曾分别在前人不同的著作中出现过,但用以分析整个语言系统,则是名凯先生所进行的有意义的探索。语言学中某个概念从一个领域扩及其他领域,不乏先例,如有标记和无标记的概念,就成功地由音位领域扩及语法乃至语义领域。“位”与“素”的划分实质上是语言成分或要素中一般与个别的划分,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在不同领域中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尚需进一步发掘。再者,这一部分通篇贯彻“系统”观点,语言是系统,语音、语义、词汇、语法无不都是系统。

第三部分“语言的起源和发展”篇幅最长,涉及的问题也多。在语言起源问题上以往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几乎都以恩格斯的“劳动说”来否定前人的一切语言起源学说。《语言论》则令人信服地指出:一般语言的起源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语言是从什么事物发展而来的”。(308页:340页)恩格斯的论述是针对头一个问题的。人类语言在劳动的条件下产生,这已为科学的发展所证明。与此对立的神造说、社会公约说、娱乐说等等当然是错误的。但是诸如摹声说、感叹说、表情说、喊叫说之类,则是针对后一个问题而作的回答,(314页:347页)并

不是语言在劳动条件下产生的学说的对立面。《语言论》逐一分析了这些学说，然后得出结论：从整体说，“这些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语言是从什么东西发展来的”，然而它们又都各自能说明“一鳞半爪的事实”。（326页：361页）名凯先生严格区分语言系统各组成部分的“演变”和语言的“发展”，因此在第二部分各章分别讲了各组成部分的演变之后，在第三部分又专辟“语言的发展”一章。它首先讲了语言的质变与语言的发展的关系，然后分析了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他认为，“引起语言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语言结构内部各成分或各要素之间的彼此对立、彼此矛盾及其成分和要素之间的对立和矛盾”，（359页：397页）而“交际条件”则是“语言发展的最基本的外因”，（367页：407页）纠正了把社会发展（包括交际条件）看做语言发展的内因等说法。“语言的分化”一章详尽地阐述了三种语言变体的性质、地位、产生和前途等等，其中第三种语言变体——言语方言的论述是本书的独创，它吸收了苏联1953—1955年间关于语言风格的大讨论的成果。“语言的统一”一章在讲了共同语及其规范化之后，着力辨析了语言的替换和有争议的语言融合问题，指出“语言的替换和语言的融合都是语言统一的现象”，但前者是人种学的概念或同时是语言学的概念，而后者只是语言学的概念，是“就不同语言的结构内部某些语言成分的彼此吸收来讲语言的统一的”，后者可能是前者的副产物。（451页：500—501页；469页：521页）本部分最后讲了语言发展的前景。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语言研究，是建国以来我国广大语言学者共同的愿望。有成绩，也走过较大的弯路。曾经风行的某些做法，恰恰并非马克思主义或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表现在，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现成结论上兜圈子；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待西方学术理论上的“左”的简单态度。本书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这一时代烙印。然而,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一方面,在某些问题上,作者也以对经典著作的结论作补充的方式或其他方式,阐述了从实际出发的个人研究心得。最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斯大林已有定评的社团方言(即一般说的社会方言或社会习惯语)的地位和前途问题。《语言论》一反一般对社团方言尤其是其中的阶级方言的贬斥态度,不仅把社团方言与地方方言一起作为语言变体并提(这在今天的社会语言学中已是常识),而且,认为不仅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其他阶层、阶级,包括无产阶级,都有各自的阶级方言。(399—402页:443—445页)社团方言虽然“注定不能发展成独立的语言”,“然而这一切都不等于说社团方言没有生存的权利,随时都要死亡”。(408—409页:453页)其中行业语与阶级方言又不一样,特别是科学术语将永世长存。(409页:453—454页;525页:583页)另一方面,本书对西方学者的不少有益的见解作了实质性的肯定。以致在本书问世不久,就有文章批评说,《语言论》的“重大的缺点和原则性错误”之一就是它对西方学说的批判“比较软弱”,它只是“用比较客观的态度”对之“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驳斥”。今天看来,这正是当时形势下它的难能可贵之处。例如,本书认为,索绪尔“并不反对历史主义观点”,问题是它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这两种方法看成绝对不能和解的,因之拒绝在研究共时秩序时运用历史的事实来解释”,而“这种倾向后来就由某些结构主义者来扩大了”。(153—154页:169—170页)这样说,比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即把现代语言学(主要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切弊端都算在索绪尔账上,要符合实际。又如,历史上曾有人认为像汉语这样缺乏形态的语言是“退化”的低级语言,另外又有人认为汉语最进步最高级,以此来批驳前一观点。其实两种观点都不正确。《语言论》指出,从理论上说,两种观点的共同错误在于“都以语言中的

形式变化的情况来作为衡量语言进步的准绳”，而“从形式的角度看，各语言的发展都有其各自的道路，因为各种语言的形式都是按其特殊的内部发展的规律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着的”。（503页：559页）同时，说语言不分高低优劣不等于说语言永远停留在同一水平。社会越往前发展，语言的“使用价值”越大。从原始语言到近代各民族语言，显然大大地前进了；现代汉语显然比古代汉语更加发达了。（503—504页：559—560页）这样看问题就全面了。

《语言论》把相当大的注意力放在建国以后国内语言学界关心的有争议的重大理论上，例如，在关于语言与言语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在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的问题上，在关于语言质变的问题上，在关于语言融合的问题上，等等（词类问题已在作者另一专著《语法理论》中详细讨论过，本书未加讨论）。这些问题，至今还是众说纷纭。本书所述当然只是一家之言。学术上的意见分歧乃是正常现象。开展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是推动学术研究繁荣学术的重要途径。本书作者曾多次成为全国规模的专题学术讨论的发难者，并且往往是一个方面军的主将。本书作者总是不断研究新的情况，思考新的问题，并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坚持认为正确的观点，即使有时处于少数地位。这是所有参加过或关心过那些讨论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我国普通语言学（或理论语言学）工作底子薄，起步晚。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靠从国外引进。名凯先生的《语言论》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就世界范围来说，语言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我国也有可喜的进步，一方面，对国外语言学的译介工作更经常，更及时了，另一方面，我国学者有分量的单篇理论文章多起来了。然而系统的语言理论专著，还是概论性的多，研讨性的罕见。名凯先生在完成他的《语言论》的写作的时候，就曾

表示“强烈地希望”通过“争论”和“大家的共同努力”，“真正反映客观规律的完整而正确的语言理论的系统得以很好地建立起来”。（《自序》）这也是我们在重印本书时所抱的希望。

本书初版排校上的错漏不少，重印时尽可能作了校正。由于读者都能理解的原因，删去了加在西方学者人名前头的“资产阶级”之类头衔，还有个别其他词句。

我所接触到的、坐下来认真读过《语言论》的一些中年语言学者，都说他们从中受益不少。今天的青年想读这部书，已经很难找到了。本书的重印将会受到欢迎。

石安石

1988年1月3日

（高名凯先生逝世23周年）

1991年5月改订

目 录

第一部分 语言的社会本质

第一章 语言的社会性.....	1
第一节 语言和社会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依存	1
第二节 语言不是个人现象或自然现象	5
第三节 语言符号的社会性	16
第二章 语言的职能.....	27
第一节 语言的交际职能	27
第二节 语言的体现思维的职能	31
第三节 语言的其他职能	37
第四节 语言的交际职能和语言的其他职能之间的关系	43
第五节 语言的职能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46
第三章 语言与交际	49
第一节 语言与全民的社会单位	49
第二节 语言与社会阶级	55
第三节 语言与上层建筑	54
第四节 语言特点的本质	67
第四章 语言与思维	74
第一节 “语言·思维”统一体	74
第二节 语言和思维的相依为命的关系	78
第三节 语言和思维的区别	90
第五章 语言与言语	96
第一节 语言与言语的区别	96

第二节	语言和言语的关系	106
第三节	语言的全民性与言语的阶级性	116
第四节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所具有的实践意义	124
第六章	语言的变体	131
第一节	“方言”是什么?	131
第二节	语言变体的种类	135

第二部分 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

第一章	语言系统及其结构	144
第一节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	144
第二节	语言系统与语言结构	154
第三节	语言结构的特点	157
第四节	语言系统的共时秩序与历时秩序	165
第二章	语言中语音系统的结构及其演变	172
第一节	音位与音素	172
第二节	音位与语音系统	176
第三节	语音系统的演变	196
第三章	语言中语义系统的结构及其演变	206
第一节	语义与概念	206
第二节	义位与义素	223
第三节	义位与语义系统	232
第四节	语义系统的演变	240
第四章	语言中词汇系统的结构及其演变	257
第一节	词与词汇	257
第二节	词位与词素	268
第三节	词位与词汇系统	275
第四节	词汇系统的演变	291

第五章 语言中语法系统的结构及其演变	302
第一节 语法与语言的结构	302
第二节 法位与法素	308
第三节 法位与语法系统	322
第四节 语法系统的演变	330

第三部分 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章 语言的起源	337
第一节 语言起源问题的性质	337
第二节 劳动在语言起源中的作用	342
第三节 语言是从什么东西发展来的	353
第四节 原始语言的一般情形	363
第二章 语言的发展	373
第一节 语言的发展与语言的质变	373
第二节 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	376
第三节 语言发展的规律	407
第三章 语言的分化	420
第一节 地方方言与亲属语言	420
第二节 社团方言	437
第三节 言语风格与言语方言	455
第四章 语言的统一	486
第一节 共同语的形成与语言的统一	486
第二节 语言的替换	500
第三节 语言的融合	517
第五章 语言发展的前景	550
第一节 语言的进步性	550
第二节 语言结构发展的前景	561
第三节 世界共同语的形成	575

术语索引	584
------------	-----

第一部分 语言的社会本质

第一章 语言的社会性

第一节 语言和社会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依存

马克思主义对语言的理解首先着重指出语言的社会性。斯大林说：“语言是属于社会现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语言存在。”^①语言是社会现象，这一论断就是对语言的社会性的具体解释。语言是社会现象这一原理可以从三方面来加以阐明：（一）从语言和社会的互相制约和互相依存的关系来正面地加以证明；（二）从语言不是个人现象，不是自然现象来反面地加以证明；（三）从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来进一步地加以具体的证明。

语言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社会以外，无所谓语言”。^②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语言一方面制约了社会，一方面则受社会的制约。离开了社会，语言就不能存在；离开了语言，社会也就要崩溃。加尔金娜—费多卢克曾经建议从下面两方面来说明语言和社会的这种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关系：（一）语言对社会的依赖性，（二）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③我们不妨就这两方面来正面地论述语言的社会性。

语言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产物。马克思说：“使用对象当作价

①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第20页。

② 同上。

③ 参阅加尔金娜—费多卢克，《语言是社会现象》，时代出版社，1956。

值规定，本来就和语言一样，是人类的社会产物。”^① 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语言。天地间也只有人类社会有语言。人类和其他的动物不同，就在于他是社会动物，从他开始生存的第一天起，他就采用集体劳动的方式，共同创造生产工具，共同改造自然和自然进行斗争，进行生产，取得生活资料。这种共同的社会劳动就是运用语言来调协的，而人类的语言也就是在这种社会劳动的过程中，在这生产物质财富的共同劳动中，为了调协人与人之间的生产行为，由于交际的迫切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可以想像，如果人类不进行共同的社会劳动，人与人之间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孤独地生活着，并且只和其他的动物似的，仅仅利用自然界现成的赐予去取得生活资料，不去改造自然，语言是不可能产生的。也可以想像得到，如果没有语言，人类改造自然的共同劳动将是如何地受到阻碍。

历史曾经给我们留下许多不再为人们所运用的语言的记录。这种语言就是人们所说的“死去了的语言”。我们今天所以能够看到这些“死去了的语言”，只是借助于记录它们的文字。这些语言事实上已经不再存在了。他们之所以不再存在，因为运用它们的具体的社会团体已经不再存在。例如我国古代的鲜卑语已经随着鲜卑部族的消亡而不再存在。尽管我们今天还可以在《隋书·经籍志》里看到有关鲜卑语著作的书名，我们却已经不知道鲜卑语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可见，语言的存在是依赖于社会的存在的，某一具体语言的存在是依赖于某一具体社会的存在的。今天世界中之所以有许多不同的语言，也正是语言受不同的具体社会集团的制约而产生的结果。不同的具体社会集团的环境使语言呈现不同的情况，各有各的不同的特点。

^①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第一卷，第56页。